

詩經大全

九
五

小雅
祈父之什
至四月

小旻之什

特別
4 12
16
25



門 4 12
16
25

葉大史參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九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勸衣反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申故以為號酒
誥曰圻父薄遠是也故此作祈書作圻○九峯蔡
氏曰圻父迫予六軍之生也或曰司右虎賁皆奉事
逐遠命者也予六軍之生也或曰司右虎賁皆奉事
屬也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
能用五兵者屬焉故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
伍旅賁曰掌執戎盾夾王車此先王而趨以卒士
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以防衛此鳥爪牙自謂王之



爪牙為喻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謂見使從於王之遠戍，爪牙之士，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誰學。

止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士銀里反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祈父，曾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之，反

賦也。曾，誠尸主也。饗，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于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我，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主也。
安成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祈父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我自轉我於憂恤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我，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則上詩以安不戕其

其百以見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
謂賢者所乘也
繫維繫其鞅也

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日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馬前兩章刺其
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
乃驅之從戎也
但今考之詩文未必為宣王
耳下篇放此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
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
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
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
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
之其詞維
宜哉
以馬從從已師侯朱猶下
為棄征征此教之氏有之
養王役役詩之師曰古情
則之使後前司討先之則
又瓜王一馬所王之遺下
謂牙而章章所室制自法
之不謂自棄司封有諸秦
仁之瓜不不之則有下
一事忠牙當以以甲伯則
而至於謂國王之過帥伯
三於謂之之之之過帥伯
失使不孤瓜牙而而遠遠
具狐智子之使而遠遠
馬子智子之使而遠遠
其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刺無司遠遠而而而而

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田呂氏曰餅○為此詩者

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

我場而執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

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前漢書曰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

夕叶祥命反

客叶克各反

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賦也藿猶苗也釋谷炎氏曰藿夕猶朝也嘉客猶

逍遙也留矣侯欲執維其白駒以俟留之維一朝

一夕亦滿吾意好德之彞性尊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

夕叶祥命反

游叶汪月反

思叶新翁反

期慎爾優游勉爾道思

賦也賁然光來之貌也田呂氏曰賁者華采也

皆其有精采蓬戶華或以為來之疾也

其來之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

勉毋決也道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

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

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

橫者齊王之名
田橫上云王也海島
呼三三三三三三
太三三三三三三
侯三三三三三

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安成劉氏曰豈可以
蓋謂之大者是王小者是侯招攬使來也
過於優游決於適息而終不我顧哉慶源輔氏曰
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謂賢者之所以
欲去者不以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一旦肯貴然而
來則當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遠孫無有期限也
何必過於優游決其去意而不肯留哉貴然來思
猶今人言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
是寵貴之意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
之若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按成劉氏曰此章
切末三句見其留之苦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

空谷東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
邈矣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
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孔氏曰
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慶源輔氏曰此
章則賢者既去而好美之誠終無已也夫見夫而
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不
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
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各穀善安成劉氏曰此二穀字異義旋
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
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
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爰於此而將
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
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明叶諷即反
比也東萊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
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榘無啄我黍此邦之
人不可與慶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榘况甫反
比也新安王氏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
氏曰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
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
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
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

詩經卷之九

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蔽必制反芾方味反擄救零反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家叶古胡反

賦也樗惡木也三山李氏曰樗不才之木莊子云而不中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爾雅曰壻之規矩又曰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父為婚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郵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苾婚姻之故言就爾

遂救六反

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苾牛薺頰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曰而菜長赤

○我行其野言采其當不念舊姻求我新

當音福叶筆力反

特成不以當亦祗以異

祗音支異叶逸歲反

賦也當當浮去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念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當而厭我之貧亦

祗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久忠厚之意補氏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收
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巳至其末章則又
謂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
於此見矣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主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
 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不行教民為
 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
 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
 教以姻為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
 周賻也相救也故教以恤建安熊氏曰孝順於
父母友和於兄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睦於宗族姻親於外親任信以為徒教之或不
 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
 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
 不任不恤之刑焉建安何氏曰鄭氏云制刑之
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
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
言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即云行之友上文
言弟退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長 方是時也
 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慶源補氏曰孝友睦
先王之脩之以為教使人各盡其相與於
天地之間而異於物則其仁天下至矣今觀黃鳥
我行其野而異於詩所刺則其民之津渙離散不
相管顧如此其亦何異於禽獸夷狄也哉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コノミ

乙

好呼報反叶許

反

猶叶余父反

兄呼中マヨクシモミシ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

山也長樂劉氏曰南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

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

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

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

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華谷氏曰宣王作室

干厓面對幽竹之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

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

言宮室之美也于是頌禱之頌其入居此室之後

兄弟各相和好无有相圖者矣盧陵歐陽氏曰

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記檀弓

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

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張子曰猶似也人情本

抵施之不報則報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

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

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

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問橫渠說不要相學指

相學不好處且如兄能友其弟却不能恭其兄

兄豈不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如弟不能恭其兄

忘其恭然詩之本意猶字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

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蕭三章同意慶源補

謀或曰猶當作尤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

堵

戶胡五反

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

后稷也南曹魯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因西其

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

其房猶言南東其北也爰於也慶源輔氏曰大凡

不欲為子孫計而使之繼嗣其祖妣之業者也西

南其戶者舉西南以見東北也爰笑爰語則所謂歌于斯者也

○約之閣閣極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

去君子攸竿

竿香干反叶王遇反

除直慮反

賊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釋谷嚴氏曰即

也椽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

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竿尊大也君子之所

居以為尊且大也漢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

也蓋古人築垣為壁堂之美而為君子尊大之居

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堂上東西墻謂之序室房及

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鸞斯

飛君子攸躋

賦也跂躋立也孔氏曰如跂如翼敬也棘急也矢

人跂是直立

如跂如翼敬也棘急也矢

人跂是直立

如跂如翼敬也棘急也矢

人跂是直立

如跂如翼敬也棘急也矢

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鄭氏曰伊洛而南
成章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
恭翼也也其謙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
峻起如鳥之警而華也其簷向華來而軒翔如翬
之飛而矯其翼也
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

宜君子攸寧

賦也殖也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廬陵李氏曰

之庭庭三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
 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寔與愛音之間也
臨川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寔是偏也噦噦
陽室也寔則知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寔是偏也噦噦
謂之深隱故謂之與東南隅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
謂之要郭氏云要亦隱聞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
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下完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

寢也莞蒲席也竹葉曰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
 寢也莞蒲席也竹葉曰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
 寢也莞蒲席也竹葉曰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
 寢也莞蒲席也竹葉曰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

筮則兩種席也。○漢氏曰：筮，又云：燈心草生地擇中，即符籙也。下筮，則鋪席其上，則竹葉之簾所以覆之。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呼於切，多力能拔樹。本草曰熊類，大豕而性輕捷，好攀緣。虺，蛇屬，細頸上高木。○孔氏曰：黑黃白文黃白色。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廬陵曰：此至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宜人家室，皆頌禱之詞也。○華谷張氏曰：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大卜為卜筮。

官之長凡卜筮卜人龜人巫氏占人。○熊，罴，陽物，在山，疆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書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建禮占夢注曰：天地之會，氣休王前後，厭以日月星辰占之。吉凶，占夢曰：音炎王音旺。○日，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覺，時，道，之，而，夢，喜，夢，說，而，夢，懼，夢，恐，懼，獻，吉，夢，贈，惡，夢，占，夢，于，王，乃，舍，前，于，吉，而，夢，以，贈，惡，夢，注，云：獻，群，臣，之，吉，夢，于，王，乃，舍，前，釋，菜，前，人，乃，夢，此，所，獻，吉，夢，也，舍，讀，為，釋，舍，前，猶，釋，菜，前。

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詞也
於斯聚族於焉則所謂頌美禱祝之詞也
其基址之廣厚結構之密垣牆之堅固此詩言
業則有歌以開美族之類也堂與之高也以好
深也則以安身無非及夫兄弟相與而君之
推言也女子之身必無兄弟及夫兄弟相與而
天之倫未易也其必無兄弟及夫兄弟相與而
爾室之樂親者不也第及夫兄弟相與而
字孫之家繁爾妻孥之和昌盛有不可勝言之
頌善禱歎之流于彘宮室也故宣王即位更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也故宣王即位更
立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故宣王即位更
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

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
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宋子曰儀禮
新宮大射儀曰乃新宮三終李寶之云昭公二
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凡所笙奏
或謂即斯于詩○慶源補氏曰若以儀禮之下
管新宮當之則此
誰謂爾無羊二百維群誰謂爾無羊九十
其得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
濕濕

賦也黃牛黑唇曰得羊以三百為群其群不可數

也牛之特者九十非特者尚多也重氏曰三百維

十其特以特計也黑唇為特則黑皆為抽黑耳聚

其角而息泚泚然疑音而動其耳濕濕然

復出爵王氏曰泚泚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

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

則潤澤也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生尚耳○此詩

言牧事有成而牛羊眾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

思何裒何筭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

具具十居律反

賦也訛動何揭音竭也裒筭所以備雨三十維物

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

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

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豐城朱氏曰降阿飲

○爾牧來思以新以秣以雉以雉爾羊來

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

人衆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埤雅曰俗云春

化而魚遺子如栗理於泥中其年水則多其子為日暴

乃或然也○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其子為日暴

理或然也○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其子為日暴

所事也○東萊曰孫昌胤曰此章亦如斯卒章觀之

不願乎其上者○孫昌胤曰此章亦如斯卒章觀之

領禱之語以外終也○宣王承饒離散之後所願者

設夢以頌禱之耳○宣王承饒離散之後所願者

無羊四章章八句○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

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福也○禱頌之詞所以詳

也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

之效也○斯干無羊之章

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反與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

音泰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

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知者即此也○隱公三年

其稱尹氏何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言氏

秋后其書尹氏立王世子朝則具俱瞻視惓燔卒終

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甫所作刺王用尹氏以

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赫赫師尹則民

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

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

反惓徒監反

卒千律反斬叶側衡反監古倫

惓徒監反

惓徒監反

惓徒監反

而不察哉慶源輔氏曰以田山積石之高峻與師
固不談其畏其威也談猶且心不愜而况敢以言其
敢直指其非乎亂失其終未有不屬威肆居高不
失其終未有不屬威肆居高不終亂失其終未有不屬威肆居高不
家將則絕矣有汝何用而終家將則絕矣有汝何用而
師尹失則又有汝何用而師尹失則又有汝何用而
終南故以所見起與終南故以所見起與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節於植反叶於何反
何天方薦瘡喪亂弘多民言無稂穰莫懲加叶居猗反憐感
嗟坂嗟叶遭哥反

倚三ツク
ツク

神怒天ノ神ノ怒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倚長也箋云
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猗谷也或以為草木
之實猗倚然皆不甚通慶源輔氏曰有實其猗先
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生以爲諸說皆不甚通者
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鄭氏之意太鑿而或
長也如則與不平之意相生以爲諸說皆不甚通者
以左傳我落其與實與衛風綠相倚○安成劉氏曰
之語觀之或可為集傳第三說之倚○安成劉氏曰
反也瘡病弘大憐曾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
其猗美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
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
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聲亂人怨而謗譏徒
反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改自改也

氏周ハ
天下
氏

大音泰

氏丁禮反時懈穆反

名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

維是天子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

我師

賦也氏本均平在均者不知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
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
其成器愈正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
乃能運也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
大師維周之氏爾川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
出也尹氏大族也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

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
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
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東萊呂氏曰空我
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威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

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瓊瓊姻亞則無臚

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爾川王
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殆危也瓊瓊小貌壻
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

子叶瓊瓊反
始叶養里反瓊素火反
臚音武

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孔氏曰言每一人娶姪
臚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姪
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
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
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乎其心視所任之人有
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而至於危始其國
也瑣瑣姻姪而必皆臚仕則小人進矣宋子曰自
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引得別人來一齊不
好姪處是幾箇人不好了也慶源輔氏曰到那瑣瑣
濫居要職不能以高其智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
其才力又不能任政而小人事務以其勢必至於分委
姻姪之任必至禍於其人因得以此並進矣鑿空妄
君誕慢相欺必至禍於其人因得以此並進矣鑿空妄

宜反躬自責而私欲昏蔽迷或不反不至於危始
其國家則不己者此小人之常態也若能平其心
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頃頃姻姪悉皆屏
去而無使汗結其國也哉

昊天不備降此鞠訖昊天不惠降此大

戾君子如雷伊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

違

賦也備均鞠窮訖亂戾垂屈至闕息違遠也○言
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
戾之變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

詩經

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
姓姓叶桑經反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
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聲君子憂之
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為政而以仇之姻婭之小
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變子六反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感靡
所騁騁救領反

賦也項大也感感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
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感感然無可
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
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澤谷嚴氏曰家父駕
非不肥壯然視四方感感然縮小無可馳騁之地
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騁
矣相息亮反

賦也茂盛相視憚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
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憚則相與歡然

詩經

如賓主而相醜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聞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

正正叶諸益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訟式詆爾心以咨萬

邦邦叶卜工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

者方且報復而失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此憂豈爲身哉○慶源輔氏曰不懲其心覆怨此謂其古小人身處禍亂之常態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之要也

詩經卷之九

俱存亡故也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
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
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慶源補氏曰東萊謂篇終
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之至
小人則王亦不得任其責前章雖管譏尹氏之用
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李氏曰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太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蓋用久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
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
久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
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
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天抵序之時世皆不
足信今姑闕焉可也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七
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
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正距尹氏之卒于
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國既卒何用不自此詩刺尹
氏為政不平而曰降此鞠誦降此大戾等語
弘多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癩憂以痒

詩經大雅卷之九
癩音鼠 痒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
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東京亦大地癩憂
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
不以其時華陽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既使我心憂
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東
○董氏曰凡詩張妄竊以罔上惑眾者皆謂之訛言
于國亡無日矣慶源輔氏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
以至於病也慶源輔氏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
則國亡無日矣然眾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
於人者深矣於天者甚矣詭言而孔將則亂之起
下括然不以為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畜者
心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為憂故曰念我獨兮憂
京

痛音庚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
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
侮

後叶下五反

口計孔五下

下同莠除又反

人ニワラヒ
アトラルダ

賦也瘠病自從莠醜也臨川王氏曰莠惡也穀愈
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
也訛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
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慶
輔氏曰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為是而己以為非
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亂而在我之先則吾有所
不及見固可以無憂也使亂而在我之後則我有

詩經

小雅

卷六

所不及知亦可以無憂也今不先不後而使適
當是時則安能以無憂乎虛偽之言但出於口而
不出於心則聞其善言而不足以為喜聞其惡言
而不足於以為怒以其反覆而不可憑也是以使我
彼憂之至以甚病而
彼反見侵侮也

○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
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焉爰止于誰之

屋
賦也惛惛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
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
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

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
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蓋山胡氏曰思臣不
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
○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
之如視鳥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豐城朱
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
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
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瞻彼中林侯新侯蒸民今方始視天夢

憎
憂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

詩經大雅

史記卷之

興也中林林中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太
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
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新維蒸分明可
見也安成劉氏曰大者為新民今方危殆疾痛號
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
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
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
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
能勝人疑出於此史記吳入楚伍子胥鞭平王尸
其已甚乎吾聞云云豐城未氏曰福善而禍淫
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
化自盛而趨於衰則常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
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

天兄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其不為
他日之禍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其不為他日
之禍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

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其曰予聖誰知烏

之雌雄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
問也占夢官各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
似而難辨者也盧陵歐陽氏曰凡禽鳥雌雄多以
色雌雄不異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
人所難別

詩經

今民之說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
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
別其言之是非乎慶源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
以決微兆吉凶者也今也非平心據實而言但皆
自以為聖人而已誰能別其言之非是果非乎
○豐城朱氏曰訛言之人是而謂之非非而謂之
是其虛偽反覆甚矣非有明哲之君孰能辨而懲
之哉故老明於臧否者也占夢明於吉凶者也此
君之所賴以止訛者也今問之故老故老曰予聖
矣而未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聖
是非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且非矣公曰
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
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
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

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
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
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

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

也

賦也局曲也亂氏曰踏累足也說文曰號長言之
也脊理場蠖原也虺場皆毒螫之蟲也釋魚云

詩經

卷之九

○終其永懷君永懷反又窘陰雨其車既載載才再反乃棄爾

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輔叶扶兩反載如字載才再反將亡洋反叶演女反

比也陰雨則泥海聲去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

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輸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

○蘇氏曰王為

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

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

無及矣

○無棄爾輔負于爾輻負音云輻方六反叶筆力反屬顧爾僕不輸爾

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比也負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

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

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

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

○韋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後可以輻以固穀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

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

下說王曾不以是為意

乎謝安胡氏曰苟能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絕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美亦孔之

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此也沼池也昭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

所逃也華谷嚴氏曰魚相忘於江湖者非也今在池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隣昏姻孔

云念我獨考憂心慙慙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旒也三山李氏曰與慙慙然

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臨川王氏

獨憂心之小人得志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曰彼

樂其昏姻豐城朱氏曰之所以親隣里與焉以相樂而

以為樂也突决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

詩經大雅小雅

一門下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
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夫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
度問周天之度是自然強分采于一日作一晝
董氏曰沈存中云何嘗有度以是行一晝
五則德云一若謂之始其日五其行三度而
常則故一云一若謂之始其日五其行三度而
分日之故一云一若謂之始其日五其行三度而
五度皆以分度之退一星而天之數遂為三度
與日離合以度為度馬度數也相去月與五星
橫南北皆以其度為數○安成劉氏曰古周法每

度九百三十分四分之二度之體即星辰次舍周
定天也左行一為度即二宿之度也
也數之全體以度準之適滿一宿是周而
其既西六度準之適滿一宿是周而
行過三百六十分也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
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傳日月亦左旋橫渠曰大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
日觀之也論語或問此固見天道之流行就地者
右旋詩傳曰論語或問此固見天道之流行就地者
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論天此古日月之躔次
潛家考天度則日月之躔次
氏曰九分而月又行及七者以分四度為十
九毫分三條七忽八微四分四厘
十毫分三條七忽八微四分四厘
儒以日實右行皆左行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
則知日實右行皆左行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

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惟之日行一日一週天則
 虛計其日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
 天虛之堯淪於申位之日行當躔畢宿而張宿
 矣安得堯典以為尾星乎今曰躔畢宿則昏時
 仍躔虛其為右行而一晷中壁驗之亦可知矣
 冬至日在箕八度而昏不及天十一度亦知矣
 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度有奇九分
 二行至九度有奇假令其日西時一月初出
 其行試驗之時當喻本宿之西一初出六度
 矣嘗一試驗之而月蹙仍在本宿之旁不遠則
 行而餘者又可知矣故曰一歲而一週天月二十
 九日有奇反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
 一歲凡十二會九峯蔡氏曰日行積三百六十五
 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九百四十分日行積二百
 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舒光盡伏謂之晦及已

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矣成劉氏曰朔後晦前
 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光正滿而為望也彭象叔
 日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一分有奇
 分天之中謂之望也然其變也望之無定也或進
 朔之日截退在十六日其望也望之無定也或進
 晦前之日十時有蚤暮也然其望也望之無定也
 五日前也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
 則月揆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
 則月亢反若浪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宋
 止如一圓蓋赤道是登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
 道半徑赤道內半徑為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
 交度却將天橫分許多度數會時如一月在黃
 赤道相交處相撞者望時日日相會時如一月在
 一在午日故所以食於朔者日日常在上會時如
 面遮了日故所以食於朔者日日常在上會時如
 中實間至明中食間虛其虛至微望時日月與之
 無分毫相差為閭虛所射故食○安成劉氏曰黃

詩經

惟九

上

黃

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
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
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
之耳月不行黃道則月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
一出於黃道內外月行一次經天則入於黃道一次
兩歲凡十二次經天計一百七十然王者脩德
三有餘而有一故疏云通計方有食十然王者脩德
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
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
高下必有參差反宜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
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
背君父妾婦乘其失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
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
之變矣蓋山謝氏曰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幽王之
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陵君子夷狄侵

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
以微也○安成劉氏曰黃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
物雖行度有大有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
而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一
際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
六類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謂感召耳
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
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
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盛也純陰而
食陰壯之盛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
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蓋山謝氏曰
而為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
災也○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此下民亦可哀之甚
之交以曆推之在出王之六年

詩經大雅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
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
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
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左傳昭公七年晉
不用善則自取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
言也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也臨川王氏曰月食
非其常也然此日

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
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三山李氏曰春秋月食未
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

○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岸

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

懲

賦也燂燂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前漢李
曰雷電失序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岸崔嵬也高
不安不善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替七臧反惜莫也○言非

彙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

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故而幽王曾莫之懲也登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微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華谷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崩山崩陵谷遷變地道亂矣胡為莫微創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孔光曰立則咎徵若臻天若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証則白罰如馬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夫聚于內史蹶維趣馬禡維師氏豔妻翊

方處膳反焗音翊

聚側留反 蹶俱衛反 趣七走反 馬叶滿音反 禡音矩 豔給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禡皆氏也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禡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魯子開 鄉士六鄉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子然故知皆氏與官之事也或曰鄉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周禮太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 中士十人 下士三十人所謂宰士謂宰恒為宰士左氏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九峯蔡氏曰周公為冢宰食邑於畿為卿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劉氏

曰以宰屬而總六官固位卑權重矣如前說為都
官以總六卿亦位卑而權重也故詩人首言之馬
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周禮天官太宰
司徒卿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嗣膳羞者也膳夫
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飯也飲酒內史中大夫掌爵
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春官內史中大夫一
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
朝得失之事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二人居虎門
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美色曰豔
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言其方處方
豔妻即褒妙也煽熾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
居其所味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
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李氏曰此上三章言災異之章下五章言災異之
由所以致之非人也故責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內
卿士之職也而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
職也而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
朝政之失皆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
膳夫之失皆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
也而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實為之
內者以當求之竊窺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而
為之者則當求之竊窺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而
以之則當求之竊窺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而
救以莫亂於外此災異之所以繁興而亂亡之所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
謀徹我牆基田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然

謀叶謨悲反
汗音烏葉叶陵之反
戢在良反

矣

矣叶於姬反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
 汗停水也萊草穢也孔氏曰汗者記曰汗其宮而
 多荒也狀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
 從而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畀
 者汗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
 禮耳盧陵彭氏曰三代之君不敢御夷其民以從
 進厥民而告之每有與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
 作不即我謀○孔氏曰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
 都邑令人邑人廢其家之役之不以其時先寵封於
 令遷邑使人廢其家故述其情如先○登山謝氏
 曰皇父使民無以生矣乃曰于不我虐女也此
 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臨川王氏曰此
 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反于民也○豐城朱氏曰

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汗萊則無以食其
 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
 上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眾而不通
 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實侯多

藏不怨遺一老婢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

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臨川王氏曰皇父自謂甚
 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
 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

詩經卷之九

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
敢傲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眾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傲我友之自逸哉

無所歸咎之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四章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章言致災則天變生於人之妖也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言之已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

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

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

不熟曰饑疏爾雅注凡柔可食者通名為疏不熟曰饑疾威猶暴
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
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
推本而言吳夫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
之人如何旻夫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安成劉氏
曰首章推木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為昊天覆
閔下為旻天故此章以吳天言不駿其德以旻天
言其疾滅天非有二也蓋亦無所彼有罪而饑死
則是既伏其辜矣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
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豐城朱氏曰昊天之大
大其惠也旻天之仁覆閔下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
死亡則是不博其仁也此章姑為怨天之辭以發
也端

○周宗既滅靡所止夜叶戈灼反疋大夫離居莫知

我勛二事大夫莫與女叶詳輪反夙夜邦君諸侯莫肯

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女叶詳輪反

賦也宗族姓也疋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
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
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勛勞也二
事三公也鄭陽董氏曰陳壽翁云如漢魏以大夫
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

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安成劉氏曰
 周宗之滅也天變上章所言庶幾曰王改而為善是也人離此章所言是也
 乃覆出為惡而不悔也華陽范氏曰靡所止戾未
 莫肯風夜無在公之時節也知天之命無所定也也
 內則宗族破滅外則時王上為天所怒下為民所怨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侯所携二孤立而不懼
 嚴氏曰二章言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君同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心兆散也○豐成朱氏曰周宗
 散之者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君同休戚者休戚者與君同休戚者
 居則非特無與國則與之者亦與君同休戚者矣然衆人皆去而國獨存則君之憂與君同休戚者
 雖有龜勉從之而勤執得而君之憂與君同休戚者官守者勉從之而勤執得而君之憂與君同休戚者
 莫肯朝夕則莫肯勤執得而君之憂與君同休戚者矣肯朝夕則莫肯勤執得而君之憂與君同休戚者
 天之上章言饑饉未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任其責者矣之上章言饑饉未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任其責者

○如何昊天壁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天
 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疑此亦東遷後詩也潛室陳氏曰亦字乃因前正
 則天意豈可得而改人為善乃覆出而為惡或曰則天意豈可得而改人為善乃覆出而為惡或曰
 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然而言耳○安成劉氏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然而言耳○安成劉氏曰
 慮其將然之辭似亦道已然而言耳○安成劉氏曰慮其將然之辭似亦道已然而言耳○安成劉氏曰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群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
 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

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想無訖點反乎

輔氏曰聽言則答諂言則退則皆不敬也

言則答諂言則退則皆不敬也

盡其情則罪者惟知有已皆不能敬也

○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也○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而○安成劉氏曰四章言則退入字極而臣下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可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出尺遂反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

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

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

之流無所疑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

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

也○慶源輔氏曰上章既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則又

蓋亦其情不得已者蓋言之忠者則非但出諸口而

以病其身至於巧言如流順從則非但出諸口而適

身得處於休逸之地則彼其所以不逆者乃使其

言忠佞不分其志亦可哀也○安成劉氏曰五章

氏曰哀哉二字見詩人深歎之意

仕組里反始叶養里反

始叶養里反

始叶養里反

始叶養里反

始叶養里反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

由聲也今無聲而涕如血之出故曰泣血有無
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
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詩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
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
離居者使之復反於王都彼既不從則又言其痛
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廢其或見
此替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華谷嚴氏曰七章責
引去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各往往

無義例其或有命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
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各據序所言與詩
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兩
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
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
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十一章本皆十句今
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
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
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劉氏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替御慘七日瘁固可
見其作於替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成
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既
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

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
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
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上宗周衰此威
詩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於上而國三
作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平王之四
年十九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

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

之叩

叩其凶反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適辟沮止臧善
覆反叩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
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
猶邪辟無日而止安成劉氏曰此章稱天之意亦
之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
其謀猶亦甚病也慶源輔氏曰昏亂之世庸暗之
無所歸咎而歸之天君謀猶邪辟無日而沮者
猶也然觀其於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
用之則朱氏曰甚病矣不待其謀之敗而禍之
臧發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此謂惡人之禍之
必速夫身故我視之亦甚病也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
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

底

賦也滄滄相知也訛訛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前漢劉向曰言衆小在而背然於謀之善者則遠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于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

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

用不得于道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
是言是聽維適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
是用不潰于成

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
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此亂世為謀之常態上無聽言之明則
人任其成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
敗之責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
亦何得於道路哉言而無決則於理不明於道不進
爭呼側陘反

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
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
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
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不民雖靡盬或哲或
謀或庸或交如彼流泉無渝胥以敗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盬大也交與又同治也渝
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
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庸者焉有

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
在大雅者謂之召曼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
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
用其舊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宛於阮反 翰胡旦反 戾叶織因反
興也宛小貌鳴鳩班鳩也雁氏曰似鴉翰羽戾至
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
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

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
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
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慶源輔氏曰兄弟相
首及於父母者宜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
富富叶筆力反憂敬爾儀天命不又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
○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
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且甚矣於
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蠋負負

昏必整天如敬亦戒以不
不知不肅矣此謹宜首以
知以肅矣此謹宜首以
者酒則豈會我身昏亂也
及而通在禍亂儀於酒則
是敗明外哉生天命則必
吾德整此義人能又蓋言
兄此肅者必不矣我身不
弟所安以能溫恭目持以
安以能溫恭目持以敬則
可以溫恭目持以敬則天
之彼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

似步屈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
木空聲中七日而化為其子釋文曰螺贏即細腰
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却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于
如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子嘗折窠而視之亦生于
在子下轉音連祝音况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
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
則螺贏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
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
而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
善也慶源輔氏曰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而
其父母下慮及其子則其意可謂至矣

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
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屢之甚慶源輔氏曰
猶不忘所以自善之道然後為君子也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

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如臨于谷
恐墜也鄭氏曰哀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
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皆
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言今處亂世皆
履薄冰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
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
定讀者詳之慶源輔氏曰一章言思念父母以
致相戒之意三章以無遺父毋之羞其意可謂
則欲各自努力以無遺父毋之羞其意可謂
至矣五章則又言王不恤貧困寡如我之病
困矣五章則又言王不恤貧困寡如我之病
卜相此况我則之道六章又言當何言當世
第相戒之辭或則道六章又言當何言當世
王非矣感念存人懷極

弁彼譽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

斯

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鸞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音延反烏斯語詞也孔氏曰猶蓼彼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懼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曰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鸞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鸞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慶源輔氏曰怨者親慕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同歟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不同也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怨之君子不患不舒究

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豈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心之憂矣云如之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躑躅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

首躑躅老及叶丁口反 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

興也躑躅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惄思擣春也 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躑躅周道則

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焉如擣矣精神憤
既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
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登山謝氏曰
悲至痛如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
吁故曰假寐未嘆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
憂用老維孔氏曰疾首非特痛也○憂源輔氏曰維
憂用老維孔氏曰疾首非特痛也○憂源輔氏曰維
故又維之憂能如疾首痛最難忍疾如使人病
其病甚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
之怒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

母母叶蒲彼反屬音燭不離于稟天之生我我辰安

在在叶比里反

與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
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安成劉氏曰古者一夫受
半在田四圍墻下植木桑以給蠶食梓以
具器用然此民若之制也蓋託以起與耳瞻者尊
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未
屬殊玉也離麗也秉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
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
不瞻依也登山謝氏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
以必恭敬必敬也見其樹則思其人則愛其樹所
梓豈敢忘其父母乎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
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稟乎孔氏

子為父所放耳并言母者以無所歸咎則推之於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

○宛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萋萋淠淠

淠淠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寐

興也宛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灌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宛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灌

者淵則萋萋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臨川王氏曰舟流者蕩漾無所歸也○慶源輔氏曰見物之止也所謂若窮人以與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舟之大者無所不容何哉是以憂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唯尚求其

雌壁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

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雌雉鳴也壞

寺空人上

佳

三

賦而興也。醜報惠愛，舒緩究察也。倚倚也。以物倚其巔也。地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醜爵，得即飲之。孔氏曰：醜，酬古字，通用。此喻會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折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折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豐城曰：讒者之言未遽可信，骨肉之親未必可疎。吏王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於我則不加愛，是無復非之隱矣。故人之讒者，又信之而不加察，是無復是非之加矣。困而不恤，則罪則捨之，而不問我之無罪者，則其窮困亦甚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
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山可聽，崩及浚，蘇俊反。易夷，鼓反。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無可易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永嘉陳氏曰：王親伺之，讒賊之生也。亦同。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

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臨
王氏曰母逝梁發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
國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
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
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
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
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慶源輔氏曰此章
申后之黜宜曰之逐雖王於襄似伯服之讒意者
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
右得以此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
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無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曰後得褒姒而惑之生
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曰而宜曰作此以
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
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
詩也宋子曰固謂執滯有人於此越人關弓
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
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
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宋子曰親親之固矣
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
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

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
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
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嚴氏曰首章傷已被讒也

○亂之初生諧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
讒君子如怒亂庶幾遄沮君子如祉亂庶幾
已怒叶奴五反遄市專反沮慈呂反祉音耻

賦也諧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
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

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真偽也亂之
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
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
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
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
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
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
亂成華谷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
斷之意者開詳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
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

暴盜言孔其亂是用餒匪其止其維王之

即其恭反

印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飲音血告神以相要束也周禮會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盜指讒人也西山真氏曰讒人乘間同隙而餒進印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聖音即韻注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其使人嗜之而

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馬則其國豈不殆哉章谷嚴氏曰三章言信讒致亂也○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先刺聽讒者下三章則專刺讒人○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

獲叶黃郭反

村七拍夜度音鐸

躍地歷反兔免分咸反

與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兔兔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

猷則聖人莫之宋子曰詩人所見極大如此章本意只是惡巧言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怵度之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潘時舉

反覆與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慶源輔氏曰躍躍有跳梁恣肆之意讒者方且

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言已知讒人之情也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言已知讒人之情也

矣

任而甚反樹叶上主反數所主反蛇以支反口叶孔五反厚叶胡五反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

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

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高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

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西山真氏曰險巧之言

言無耻也

其知愧則不為矣

安成劉氏曰五章言讒人出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

階既微且燠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

幾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謂孟諸之麋是也左氏所拳力階梯也骨眼瘍為微腫足為燠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

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鬪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燠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釋谷靈氏曰卒章斥讒人而賤惡之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四章辨讒人之本不難除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詩經卷之九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
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
暴公為卿士而諧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
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
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
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
公之諧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
信其必然耳慶源輔氏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
人我門疑之也而猶有為之甚之意伊誰云從維暴
然亦無忿怒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

我始者不如會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出失位也○言二人
相從而行不知誰諧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
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
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慶源輔氏曰雖已
而猶為不知之辭而二人從行誰人諧我而為此
禍今乃逝我以見人然其所入自解者則必曰之
是以無面目此以人者以此人所入之不足見也
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

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天叶鐵凶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
盧陵李氏巨其
雷也
○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
言其蹤跡之詭秘也
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
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慶源
曰知其逝我梁也
陳是聞其聲而不入見我是
不見其身故因其實而可欺之
是以人為可欺也
或可欺而天其可欺乎爾
極不畏于天而謂我如是也
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
畏如無正所謂胡不相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

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風叶乎惜反南叶尼心反祇音支攪交卯反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
○言其往來之疾若
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
今則逝我之
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

車壹者之來云何其肝

肝况反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肝望也
字林云肝張目

也易曰肝豫悔中正而近於四故六三上視也四不
而宜有悔者於豫三都賦云肝衡而誥是也安或劉氏
魏都賦云魏國先生乃肝衡而誥汪時張○言爾
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
今詣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
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
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

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
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
我心安平三山李氏曰亦以見說董氏曰是詩至
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諧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

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
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鍾六孔曰箎
周禮小師職作增古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
字異耳注云燒上為之

詩經

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如繩
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
刺其血以詛盟也孔氏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公十
年季武子作三軍盟諸侯倍閔
社詛者五父之衢定公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
令出詛諸五父之衢射也蓋古盟詛者毛遂取物如鄭莊公
鷄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者毛遂取物如鄭莊公
燻而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
汝如物之在貫孔氏曰與汝義如兄弟和如豈誠
不我知而譏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
詛之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周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
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孔氏曰蜮如鰲三
影含沙射影其瘡如疥○岬雅曰有長角橫在口
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
以射人俗呼之水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
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
女乃人也靦然有面自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
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
之心也臨川王氏曰作此詩將以絕之而
白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不章章六句

詩經卷之六

此詩與上篇文章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巳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久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甚食荏反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埤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貝中內如蚌蚌而有○時有遭讒而被官刑為巷伯者作此詩鄭氏曰官者割其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此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適丁歷反下同
○吟昌者反倭只是反 嗛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諧人者誰適與

謀音謨 悲反
謀

比也嗛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成安

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倚於倚反立叶法奇反

興也楊園下地也倚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
臣蓋以讒被宮而為此宮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天
寺之言侍也侍王於路寢而掌王
之內人及女宮之使令蓋庵人也孟子其字也○
揚園之道而倚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
君子也蓋諧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太臣故作
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
果多以讒廢者慶源輔氏曰讒始於微者進而嘗
而心益大末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
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聖讒必所其牙辨於微小
可也然非明且遠者不能馬○董氏曰幽王之世
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
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安成劉氏曰劉氏此言蓋

從小序以此為幽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而未嘗明言其為幽王詩讀者當自得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定宇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
述譏言之禍與詭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安成劉氏
圖云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
武帝時改為掖庭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
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
篇曹氏曰巷者內人之所居伯者長也其
官為寺人而職掌永巷故稱巷伯焉班固
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
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揚氏曰

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踈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始存於此云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

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真予于

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與也頽風之焚輪者也從上下曰頽風真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諸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墜淵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詩經

卷九

七

姜叶於回反忘我大德田思我小怨叶韻未詳

姜叶於回反怨叶韻未詳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慶源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大者小怨謂對語愈色生於人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此實事故末章因風以為興者拘於剛耳然不若以為比之是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田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

蓼蓼者莪匪我伊蒿高呼毛反采芣芣父母生我劬勞皆小人之交也

比也蓼長大貌莪莨菜也蒿賤草也華谷嚴氏曰草中之高者也管子云嘉谷不生而蓬蒿一疾藜秀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我而今非我也特高而已以此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重自哀傷也

○蓼蓼者莪匪我伊蒿高呼毛反采芣芣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蔚牡也音借也二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葉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角銳而長瘁病也

○錡之聲矣維鮮息淺反壘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

又叶舉里反

之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餅小壘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

○言餅資於壘而壘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

也故餅罄矣乃壘之耻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

責安成劉氏曰以餅此父母以壘此子但取其相

公二耻也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月王室之不齊晉

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

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慶源輔氏曰玩此四

非身履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劉氏

也則拊其驚育覆育也體姬之覆近而愛育之顧旋

視也孔氏曰謂去復反覆也孔氏曰不腹懷抱也

謝氏曰謂置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

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

詩經

卷之九

七

寐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與之中不敢從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氣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夜望其成也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不隨則日也復望其兒行而父顧者不隨則夜也復望其抱於腹間也父行而母將出則懷其子而腹者懷忍捨父腹間也父行而母將出則懷其子而腹者懷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賦父母之恩末乃嘆其如天之無窮無物可以為報之意故嘗為之說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害叶音昌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穀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萃各庚氏曰孝子念親之沒瞻南山之烈烈感養其父母之發獨何為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

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慶源輔氏曰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奇分

晉王哀以父死非罪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年

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曰為監軍收吳

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

欲委罪於孤耶遂斬之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

拜跪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至墓所

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

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慶源輔氏

善讀詩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為

患人善讀詩以解頤手舞足蹈此皆實有是理但

而喪其親者安其所作其詞深而切此詩孝子行役

曰凱風母不安其室終養之也并太三山李氏

慕哀痛如此苟不為終養之也故其詞不困

於行役而終養則其散可矣觀詩若不當

以類求之而終養則其散可矣觀詩若不當

養其父母而形於嘆詠者如陸咭鵠羽皆是以

而夢我之詩蜀使羽人誦之於後父母尚存之日

止何也曰傷於父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尚存之日

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尚存之日

望不若父復聞之既沒容貌之不可繼也則尚存之日

之不可復聞之既沒容貌之不可繼也則尚存之日

報則無之思復之既沒容貌之不可繼也則尚存之日

以作也噫彼父亦孰存而止之也思復之既沒容貌之不可繼也則尚存之日

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也

人子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也

有餘簋殮有棘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顧之潛焉出涕

興也餘滿簋貌殮熟食也孔氏曰禮

棘曲貌棘七

視叶善止反瞻音眷潛所好反涕音體

禮

禮

禮

禮

以棘為義禮特牲之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註曰：七用棘心。○孔氏曰：雜記云：七用棘。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潛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孔氏曰：譚國言有饑，簋殮則有採棘。北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慶源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然以上四句平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東叶却即反。杼直呂反。柚音透。空叶枯即反。

疾。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佻徒彫反。行叶力即反。來叶六直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音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疾，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詩經卷之六 豳風 采芣苢

履可以履霜舉其甚者言之也
其來則言其往之而小人視焉及
其也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
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冽洿泉無浸穫新勢勢寤歎哀我憚

人新是穫新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與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
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新已穫
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

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且上兩章既言傷於財故此
章推本其困於役而言之耳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

服舟人之子能罷是來私人之子百僚是

試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
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能罷是
來言富也私人私家是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

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三止李氏曰此章言東人之勞而人之逸小人得志網紀敗壞魚復王空之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胡大反鞞鞞佩璲不以其

長維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

七襄

賦也鞞鞞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漢天河也
孔氏曰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跂隅貌織女
浮上四時周流各曰天河一曰雲漢跂隅貌織女
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東陽許氏曰織女

角在天市垣北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
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
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
酉當七次也晝夜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
即自卯至酉也晝夜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
餘皆為經星經星周有餘者與天為一體所謂經星一晝
夜左旋一周而有餘者與天為一體所謂經星一晝
一度者也然周天而有餘者與天為一體所謂經星一晝
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當七次也○言東人或饋
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
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
有以監我盧陵歐陽氏曰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
明而言雲漢之光亦能下降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
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

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
慶源輔氏曰侯邦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
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
禹貢之底慎財賦無逸之國惟財力俱困而饋
以酒則輕用之矣今也東國以財力俱困而饋
會不以為病而易視之如粟與之則輕用之
之所不以為病而易視之如粟與之則輕用之
厚而怨為病而易視之如粟與之則輕用之
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其意氣驕溢類如此
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想哉亦惟類如此
已漢之文章亦能報我監視我詞之婉而不迫
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童曉彼牽牛不以服
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

行
明于漢即反庚十古即反行戶即反

賦也曉明星貌牽牛星名爾雅曰何鼓謂之服駕
也箱車箱也孔氏曰雨較之間謂之箱啟明長庚
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
而入故謂之長庚毛氏曰庚續也長庚劉氏曰
續日之長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
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安成劉氏曰金水
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
見而晨又在日先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
不見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
○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童牽牛不可以服我

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盧陵歐陽氏曰雖有織女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我掩捕鳥獸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歛揚維北有斗不可歛波戎反

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翕許急反

西柄之揭揭音許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安成劉氏曰六七月

問見於南方者指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當時昏見為言也劉氏曰此謂南方即上文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夏秋之間見南方者也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舌踵使而舌廣故曰翕且南箕既不可以歛揚糠批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三山李氏曰古人蓋此數星皆人間器用之為喻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噓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造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歐陽氏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詞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渴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未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噓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詆

詞也。慶源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詞雖若閑疎，而意脈實相連屬。作此詩者，非唯忘其於其正其亦老於文墨者歟。

太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止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

歸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矣。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

害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慶源朝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佳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辭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夢蓀篇矣○蘆陵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木無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景今四月之大夏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景今周痺冬則傷風之迅暑之薰灼秋則悲百卉之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為吟咏其詞可見當時之矣

○山有嘉卉○嘉卉則維栗侯栗侯梅○嘉卉則維栗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トカ

興也嘉善侯維盛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

與梅矣○蘇氏曰卉草也通言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相彼泉水○蘇氏曰卉草也通言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

穀コク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蘇氏曰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盡瘁以仕寧莫我

有有叶羽已反

詩經卷之九

詩經大全
卷之九

九

